

张贤亮说：南有残雪，北有冀雪。

将军戈壁

张冀雪 著

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

讲说

女红军 的故事

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冀雪，二十世纪后期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实力作家。张贤亮曾说：“南有残雪，北有冀雪。”作品多次在《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等刊发表，多次被《小说选刊》选载。

已出版小说集《青绿之想》《黑荞麦》《兵士之舞》，现为兰州军区专业作家。

张贤亮说：南有残雪，北有冀雪。

将军戈壁

张冀雪 著

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

讲说
女红军
的故事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军戈壁/张冀雪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

(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

I.将…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901 号

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

主编:李 星 陈华昌 顾 问:陈忠实 肖云儒

策划:李丽玮 责任编辑:党晓绒 张继全

插图:吕书峰 史 伟

支持单位:

陕西省作家协会 青海省作家协会

甘肃省作家协会 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

兰州军区政治部

将军戈壁

张冀雪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00×1000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4 插页 258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4001—7000

ISBN 7-80680-278-9/I·183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16)

引 子

传说在很久远很久远的古代,有一位将军率领他的兵士征战路过这里。无树无水,几百里荒无人迹呐。灰黄色的荒野滩地唯有遍地粗沙和坚硬的砾石冷冷相对。再就是远处被风和太阳弄成赭红色突起的雅丹,枯干而又松散,没有一点活泛。炽烈的大太阳燃烧一般无遮无拦不依不饶地暴晒,一次又一次,行进的队伍几次都真真切切地看见前方远处波光潋滟浩瀚的大片水域。将军和他的兵士们远望那片大水,顶着烈日艰难前行。可是到了前方以后呢,他们却没有找到那片大水。虚幻诱人的海市蜃景呐!进退两难,存水仅剩有一壶了。望着疲惫不堪、干渴之极的众兵士,将军不忍独饮,就命令他的士兵们每人用舌舔一口,一壶水就这样被众兵士舔吸一干。

水绝,兵将俱殒。后人念及将军的征战英勇和体恤下士,为他修筑了一座庙宇。一直到了清朝年间,那座庙宇的断壁残垣依然可见。在空旷的荒漠野地格外醒目。

我是头一回听说了这样一个让人心涌起无限联想的传说和故事。抬头看天,天是那种透彻而又明艳的亮蓝。天蓝得像是一大块蓝玻璃一样变得不真实起来。作家、艺术家还有党史办、文化馆的人他们都走下了车子,他们在八月正午的骄阳底下饶有兴味地眺望这片贫瘠的漠野。夏日戈壁滩特有的干热风撩扯着他们的衣服和头发。他们挥动手臂朝远处指画着,他们转动身子大声地说着什么,他们拍照,他们又一次打开那张一路上一直带着的大幅地图。那天县委的同志带着他们到家里来找到我的时候正好是我放了暑假。党史办的老吴说:“现今人们都是关心物质利益,能够被年轻人感动的事情真是越来越少了。去吧,你也一起去,看一看你英雄母亲走过的路。学生们也需要革命理想主义的教育。是不是呢?”关于让年轻人感动和受教育的方面我还没来得及认真想过。但是,我愿意追寻母亲的足迹。我

苦难母亲一生的传奇经历给我留下了太多难解的谜。就这样,我跟着他们一起来了。当了多年小学教师的我自认还是能够从容地面对教室里42个学生,并且流畅地讲完一堂又一堂语文课。可是当着这么多作家艺术家的面我却感到局促和窘迫。几天来我基本上没说什么话。尽管这样,人们不时提起的一个又一个地名,还有他们谈说的那些事情还是让我一晚上—晚上上心绪难平。他们以一种异样敬重和充满爱意的口气,小心翼翼地提起我的母亲的样子也让我心绪难平。空气中不时腾起的依然是滚烫的沙粒,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幅地图在我的眼前不再是虚幻的线条和图案,我一下子就看见了我苦难母亲蹒跚的脚步。

我苦难的母亲唐光秀踉跄地行走在空旷寂冷的山野地里。

1952年深秋的漠风中她单瘦佝偻的身影像是一株枯干的衰草。

她要是往东走就往那片有着丰饶草场的地方走,或是往西走就在那个种植了辛辣大蒜的庄子里留下来,那这部书里就不会有我的父亲的影子了。当然也就不会有我,有我的大哥,还有二哥。也许那样母亲的命运又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人的一生真是难说得很多。

14岁那年,在一个雨雪的天气离开四川巴中家乡的时候,我的母亲唐光秀没有想过18年以后,长长的岁月里,她的人生会与这片干涸荒寂的铁色戈壁维系在一起。

那天的雪太大。白蝴蝶一般的雪片满天地飘飞翻滚,赭红色的坡地浸透阴冷的湿气,一片暗红。大雪的山道上一个叫桂芝的年轻女子急匆匆跑过来。年轻女子说:“跑吧,当红军去。”我的母亲唐光秀那时候整个身体蜷缩着紧贴住黄牛的肚腹。她全身都在发抖,脑壳里像是冻透了,结冰了,木钝钝一片混沌麻木。后来,这个名字叫桂芝的姑娘这样说过我的14岁那年的母亲,“那时你在想啥子哟,你的样子像是个傻子!”是的,当时的情况的确是那样,我的母亲唐光秀痴呆呆脊背靠紧黄牛的肚腹,她满脑子都在想:要是,要是能钻进黄牛的肚子里那一定是又暖和又舒服。要是那样的话不冻不饿该有多好!那时候我母亲的爹爹我的外公早就死去了,而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的样子母亲倒是还记得。留在我母亲的记忆中的外婆总是低头弯

腰脊背缚着重重的柴草背篓。我的外婆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最后竟是背着重重的背篓连同那些柴火一起由山坡上滚了下来，一直滚到了大江里。那一年我的母亲只有九岁。我的母亲唐光秀贴着黄牛肚腹，她激动地想，妈妈，这头黄牛它就是妈妈呐！我的母亲唐光秀心里顿时对那头黄牛有了一种像是对妈妈那样的依恋。

猛然间回过神来时，我的母亲她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叫桂芝的童养媳脸上紫青色的伤痕。这时候黄牛“扑哧”一声拉下了一泡稀屎，稀屎冒着淡白的热气。我的母亲急忙扑上去将两只冻得生疼的脚插进热牛屎里，这才回过头问：“桂芝姐，你是说——呀，你，你又挨打了？”

桂芝姐牙齿紧紧咬住嘴唇又说了一句：“跑吧，我们当红军去。”桂芝姐说话时的那股子狠劲儿让我的母亲吓了一跳。“当红军？”我的母亲有些吃惊也有些茫然地看着童养媳：“行吗？我们，行吗？”

大概是我的母亲那种迟疑的态度让童养媳对她失去了耐心。桂芝姐一跺脚说了句你不去算了，我走，说着那个桂芝姐一扭身就走。“哎哎，你等等，桂芝姐你等等！”我的母亲唐光秀急忙由温热的牛屎那里拔出双脚，顾不得穿上鞋子，跑上去拉住桂芝姐的衣袖。“我去，我去！”我的母亲唐光秀急忙说。

走了几步之后我的母亲唐光秀又停下来，我的母亲说：“你等等，桂芝姐你等我一下。”我的母亲跑回牛屎那里，拎了她的那双已经露出脚趾冰冷僵硬的草鞋，这才跟着童养媳一起，大雪中沿那条山路朝前跑去。

我的母亲一边跑又忍不住几次回头朝那头黄牛看。

14岁那年四川的家乡留在我的母亲唐光秀记忆中的，就是那堆牛屎柔软的温热。

还是从1952年说起吧。我的母亲唐光秀一直朝前走，她就那么走呀走呀，走了一天又一天。旷大的漠野地里，我的母亲灰褐的身影多像一粒丑陋的羊屎蛋儿呐。

远望戈壁，我的苦难的母亲神情木然，心硬似铁。

第一章

我走啊，我走了几年啦！我再也走不动了。

透过远方似飘似散的薄薄尘雾，能清晰地看得见山巅那儿终年不化的白雪的峰巅。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看去，那高耸的积雪的峰巅呈淡淡清丽的亮蓝。像是就融进了那蓝得深不可测的浩大天宇里。要是不仔细了瞧，你还以为那是一些嵌在蓝天里的云朵呢。夏日里，正午的太阳白花花毒烤着，到处都蒸腾那种焦干呛人的热土尘。土尘弥散成薄得透明的蓝紫色雾霭。那时候望去，远山峰巅白色的雪线在蓝天里愈加高远明丽，更像一缕接一缕飘浮的烟气似的。山势嶙峋，山脊明暗分明，像马鬃飘拂的群马，像疾行拥挤的牧驼。是一种冷峻的铁色。仿佛带着惊天动地的啸声，一路奔突而去。

翻过那座山的北麓以后坡岗显得舒缓。高大的乔木，那些挺拔的云杉、针叶松愈见稀疏，远没有山里头天然林木的密实繁茂。倒是那些杂树棵子看上去拥挤杂乱。钻进了林子时，也有一种遮天蔽日的气势，树阴遮断阳光，落叶厚软，腐土污黑。穿过那片灌木丛，坡势愈加平缓开阔。瀚瀚漫漫的将军戈壁就在前方；布满青灰的砾石，砂石间丛生一蓬蓬杂乱的蒿草。

绕过一截断残坍塌据说是汉代的风蚀老城墙，山冈大面积起伏着，愈见走低。高地的风在空旷的漠野打着旋儿，灰绿的梭梭蒿子默然伫立，一任毒日头烘烤暴晒。人和羊只踏出的土路崎岖逶迤、像是一截又一截干枯的羊肠子似的。那路没有个尽头。在空旷的荒野戈壁随处都可以见到那样瘦长崎岖的小路。有时候那路看上去是断了，走到头了。可是你一抬头，由别处，由那条秃路前方不远的地方，又看见了人和羊只牲畜踩踏过的印迹。于是，那路就又在前方伸展开去。不绝如一缕脏旧粗糙的绳线。

远远地，你就能看见蹲卧在向阳的山坡洼处那间低矮灰黑的泥土窝棚。

那其实是依山崖搭的个半大窑屋。门很低，半截子埋在地里。那窑屋也是半截掏进山崖里。

牧羊的汉子李木升将他窑屋门前那块地拓开、铲平，就成了他的院场。窑屋门前，一盘石磨。那磨看上去又老又钝，石头上刻下的沟槽纹路都有些平了。这个李木升是怎么把这盘厚重的石磨搬运来安放在他的窑屋门前的呢？要么，这石磨就是他自己凿石打造？几乎每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这么揣想。

晴朗的日子，你能在北山麓那儿草坡上看见牧羊的李木升。那是一片灰褐土的半干旱荒漠草甸。是羊只骆驼的四季牧场。

从来也不见李木升躺在暖洋洋的阳坡上晒太阳，或者嚼食一节草茎儿，抛个石头子儿什么的。没有。牧羊的李木升从来也不闲着。无风的晴朗天气里，羊儿，李木升并没有多少羊儿；三年前，政府分给他的只有两只半大绵羊，还有一头山羊。三年，原先的那三只羊儿现在已经是11只了。不过，当年的那只黑褐色的山羊是怀着羔的。李木升的这11只羊儿散布在山坡上，有黑有白。阳光底下，它们移动的身影，连同脖子上佩挂的铃铛，多少给这昏睡岑寂的灰褐色山冈坡地增添了几分活泛的声息。

李木升坐在坡上，太阳底下他和这片山地是一个颜色。他就是这块漠土的一部分。李木升肤色黝黑，鼻子两侧和嘴角边上是深深的皱褶。额头上也布满汗渍的皱纹。看不清他的眉眼，也看不出他多大岁数。李木升穿一身旧的早已泛灰的黑布裤褂。那裤褂上的补丁也已看不清原先的颜色了。

他的两只手五冬六夏忙忙地务劳着。有的时候他在编织一条蒲草的帘子，更多的时候，他腋下夹着芨芨草，嘴里也横着衔一把芨芨，眉头紧蹙，神色认真，在编结背斗，还有草筐。他就那么不住手地编着，编着，用不了一个晌午，就能编结好一只草筐。那时候李木升会深深舒一口气，抓过那只刚编好的草筐上下地打量，用一双手摩挲着。他的手太粗糙了。他糙硬的两手

摆弄得草筐簌簌地响。后半晌,羊儿吃饱了青草,该回家了。李木升的那只新编结的草筐里,也已拔满了青青的芨芨和冰草。连同捡来的能用来烧火的干枯草节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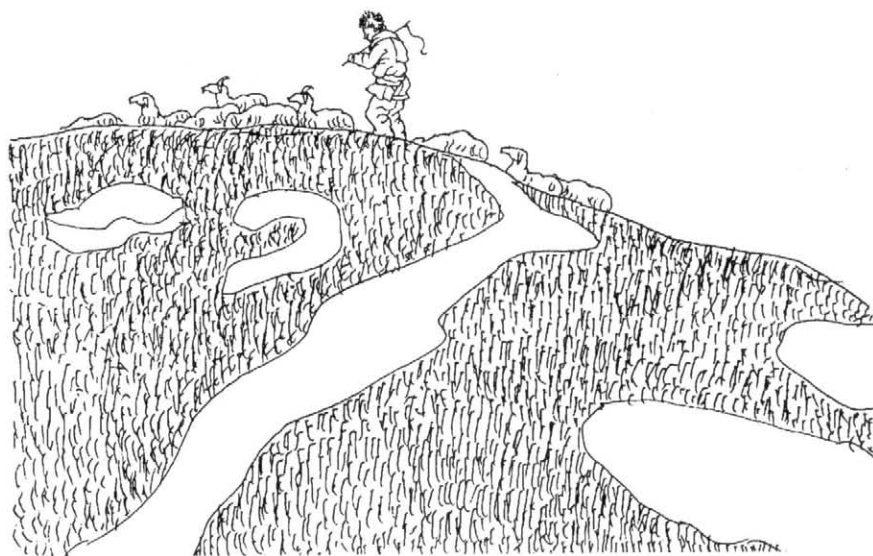
李木升拾掇好那些草节枯枝。捆扎好拔来的芨芨还有冰草。他两手撑地站起身子,他两只大手漫无目的地拍打裤子上和屁股上的灰土。他的裤子抽皱歪扭,胡乱地系在腰里。他的裤脚那儿用一根绳带扎住,裤裆缝得又肥又大,拖拖拉拉。这么看去,李木升的两条腿也像他的那条不很宽展的裤子一样蜷曲着,成一个罗圈形状。

李木升就那么不紧不慢地迈着他有些罗圈的双腿,拖沓着脚步,散漫地赶着他的那些羊儿回家。

在夕阳的余晖里,寂寥的漠风中,牧羊人李木升的身影摇晃着,在那片蓝紫色的薄薄雾霭中闪现。也成了那种暗晦的紫颜色。还有他的那些羊儿。还有他们走过扬起的飘浮不落的薄尘。他们的身影在北山麓灰褐土的山冈坡地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渐渐地,就融入越来越浓的蓝紫色暮霭中。

回到窑屋的李木升点亮油灯。抱柴火烧炕。然后就着昏暗摇曳的灯影煮一锅手指头粗的杂和面条子,“嘘溜、嘘溜”地蹲在炕头前吃着,一天的光阴也就过去了。

十里路以外有个叫做“十三个泉子”的庄子。不大,满共不到20户人家。有几座堡寨,也不大。每逢农历三、六、九集日,庄子上的人们就会由各家所在的山坡洼走来,肩扛手提,挑担的,背筐的,人们汇聚在那条通向山外的官道两旁。人们就沿那条石子沙土的公路两旁摆开了摊子。鸡蛋、黄豆、枣儿,五谷粮食、铁器农具、牛羊鸡马,啥都有。就那么一摊挨一摊,口袋箩筐在大路的两旁摆开。天气好的时候,老人、娃娃,还有外庄子那里赶来的人不断,人多得很。人们在一个又一个摊子跟前蹲着,看着。连那条官道都挤得满满当当过不去个驴拉车车。



官道两旁,早就有了一条东西不到一里路长的街市。小街最尽头的那是一家铁匠铺。紧挨铁匠铺的是一家羊肉饭馆。再过去是杂货铺、皮匠铺。街对面呢,是油坊、剃头铺子,还有像是个中药铺。

赶集的人除了在路边的那些摊子跟前蹲蹲看看,还一家挨一家地进那些店铺里转转。或者就在那些店铺的门前站一站。

晌午过后,不等日头偏西,集日就悄然散去。那时候,筐里的东西卖完了,斜挎肩上的褡裢里揣着的是不多的一点钱票。还有买下的吃食。挑着的担子也大都空了,这时候装着的多半是由集市上换来的别样物件:一把镰刀,两个算子,几尺花布。仅一会会的工夫,十三个泉子不足一里长的小街就倏地变得无人踪影,空旷静寂。那时候,铁匠铺熄了炉火,药铺、杂货铺相继插上了那种黑木板的铺面门。那个修鞋的皮匠呢,一面敲得鞋槌头“咔、咔”地响,一面就嘶哑着他的粗嘎嗓子唱起了曲子儿:

阴山(者)阳山(呢)山对山

好不过拦羊的草山

尕妹出来(者)门前头站

恰似才开的牡丹

皮匠唱的“花儿”调里明显掺杂着古怪的河南口音。皮匠一边“笃、笃”地敲槌头一边嘎哑着嗓门唱。皮匠一边唱时还一边探头眨眼朝对面临街的油坊看。

街对面的油坊里,那个叫贺三巧的女人被皮匠河南口音的怪腔调逗得“咯咯”地笑。贺三巧长得高挑细柳。眉眼儿精巧俊秀。她爱笑,她的笑怎么看都透着几分娇羞。扑搭、扑搭,闪动的眼睫像是小鸟扑扇的羽翅儿似的。贺三巧清亮的笑声整个一条街都听得见。贺三巧格格笑着,两只手捂住心口。贺三巧脸颊绯红,笑得弯下腰去。弯下腰时贺三巧也探头朝皮匠的铺子那里看。贺三巧看一眼,有些恼怒地朝探出头来的皮匠啐一口:

“呸!”贺三巧啐一口后,就又“咯咯”地笑了。

在编够了五个背斗、五个草筐之后,李木升就背着他的那些背斗草筐,还有蒲草帘子,到十三个泉子去。去赶一回集。

天还不太亮,能看见清冷的天边有几颗没落的星星淡淡地闪烁微明的亮光。李木升赶上他的羊只出发了。

那些背斗、草筐一股脑儿地都驮在李木升的脊背上。远看去,李木升就成了一座不断移动着的小山。根本看不见个人。走近了,才能在那一堆灰黄色的草捆中认出李木升一张黝黑多皱汗湿的脸来。

路太远,又不好走,每一回李木升赶到十三个泉子街上的时候,东边的日头都红彤彤的了。

羊儿们在路边远处的野滩里吃草。李木升先就站在铁匠铺的门前头,伸长了脖子,痴痴地看铁匠老全和他的徒弟忙手忙脚地烧火打铁。铁匠铺正对着门的那面墙上挂着打好的镰刀、铁铲,还有马掌。有时候,铁匠铺会留下李木升的一只背斗。

离开了铁匠铺,李木升依然驮着剩下的背斗草筐和蒲草帘子朝街里走。

街市道路两边早就挤满了挑担的背筐的庄户人。李木升在路边蹲下,就把他的背斗草筐还有帘子搁在跟前。李木升不吆喝,李木升就那么静静地望着眼前走过的各样人。李木升的背斗草筐编得好,不大的一会儿工夫就能卖完。

剩下最后的一挂蒲草帘子了,李木升拍拍屁股上的土站起来。说:
“不卖了。”

李木升卷好他的蒲草帘子夹在腋下。李木升夹着他的蒲草帘子走过挑担摆筐的农户摊子,经过树干跟前拴着的骡马牲口。李木升后来就夹着他的蒲草帘子进了剃头铺子。

剃头师傅说:“李木升你夹的个啥东西? 帘子吗? 给我买下。”

李木升说：“门帘子。不卖。给留下的。人家早就说下的。”

剃头师傅说：“唔，好帘子么！厚实得很。”

李木升说：“你想要再一回集上我给你捎来。”

剃头师傅说：“那是自然。天凉了。这门帘子挡风。”

在剃头师傅那里洗净脸，剃了头，刮了胡子。收拾利索的李木升有些不好意思地摸着自己刮得青光光的头皮嘿嘿地笑。离开了剃头师傅的铺子之后，李木升就夹起他的蒲草帘子去了贺三巧家的油坊。

贺三巧站在柜台那里嗑油麻籽儿吃。

看见李木升进来，贺三巧愣了一下，把手里的麻籽儿扔在筐箩里，拍拍两手。贺三巧“啵，啵”吐掉嘴里和沾在嘴唇上的油麻籽儿皮壳，就“咯咯”地笑了起来。贺三巧也不说话，嘎嘎地笑着两手抱住肚子，弯下腰去。贺三巧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张俊俏的脸儿憋得通红。

李木升被笑得满脸涨红。

李木升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李木升知道，贺三巧是在笑李木升人长得丑，再加上刚剃光了头，样子像是个丑葫芦。李木升就低下头，一只手摸着后脖颈。这个贺三巧，她笑的声音真好听。像是野滩里灰鸽子叫的声音。每一回赶集李木升都愿意来油坊看看，能看见贺三巧，能听见贺三巧的笑声，李木升就觉得心里格外舒坦。可是有的时候见不到贺三巧。见不到贺三巧的时候都是贺三巧的丈夫王宝柱站柜台。还有的时候，偶尔看见贺三巧一脸忧戚，神情呆滞。她痴痴地站在那里。过一会儿就低头走进后院。不说话，也不搭理人……

李木升说：“三巧，你们家掌柜的要的蒲草帘子我打好了。给你拿来了。你们家掌柜的呢？”

贺三巧依旧“咯咯”地笑。她笑着再看一眼李木升，这才说：“驮炭去了，还没有回来。我把钱给你。”

李木升说：“我不要钱。三巧，给我灌上壶香油。”

贺三巧拿过长柄的油提子，动作麻利地给李木升灌好了香油。不紧不慢地又说：“该有个婆姨，该有个给你缝衣做鞋的人啦李木升！”

李木升羞臊得满脸通红。李木升搁下夹在手里的蒲草帘子。李木升垂下头把一双烂得露出脚趾的鞋和脚忙忙地朝帘子底下掩去。

贺三巧抓过一块抹布，将溢出壶口的油渍揩擦净，递给李木升。贺三巧叹口气：“唉，孽障着！”贺三巧又说，“李木升，上头杂货铺子里有卖的铜油灯。可亮呢，还省油。再不然，买上个洋蜡去，能点好长时间。”

“唔。”李木升应一声，又慌乱地低下头。

临出门，贺三巧又塞给李木升一盒“洋火”。

李木升买了些粮食、豆子。又买了辣面子、咸盐。在皮匠那里李木升买了一双手工绉纳得结实的厚帮厚底布鞋，让皮匠给钉上了个皮包头、皮底掌。在杂货铺那里，李木升买了针线和一截青布。杂货铺里有那种“僧帽牌”的蜡烛，还有新崭崭铮亮的铜油灯。李木升只是拿过来看了看。李木升爱惜地用手细细地摩挲着那个铜油灯。他没舍得买，就又搁回了柜台上。

时光已近晌午，日头也已到了正天中。李木升把买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收好，装在来时掬在身上的褡裢里。顺着来时的路，在野滩里找到他的那些羊只。然后，挥动鞭杆赶着他的羊儿们回家。

那是个刮风的日子，李木升没有在北山麓坡岗那里久留。天气不好，风阴冷，像是要下雪。李木升急忙赶着羊儿往山下走。

冷风卷着黄沙土直往脖子里灌，耳朵冻得生疼。李木升背过风站下来，羊儿们咩咩叫着，围住他站定。李木升先是两手捂在嘴边呵气，然后再捂在耳朵上。后来，李木升干脆取下脖子上围着的毛巾包住头和耳朵，在脖颈那儿扎紧。李木升怀抱鞭杆儿，两手抄在袖筒里顶着风走。冷风生硬，打人的脸。眼角上，冻出的泪水也结成了冰碴碴。

这个名叫李木升的牧羊人到了他的家门跟前时，才看见了那里好像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她蹲伏在那盘石磨的背风处。天冷得厉害，她全身蜷缩着，看上去像是个娃娃。她身上的衣服破旧，落满土尘，头上包块脏旧的破布，看不清她的脸面。

李木升惊愕地紧走几步来到女人的跟前。羊儿们也咩咩叫着，围住石磨。李木升看得清清楚楚，是一个女人。她蹲在那里，寒风中她不住地颤抖。

李木升揉揉双眼，李木升奇怪地瞪着，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听见羊叫，只见那个女人摸摸索索地由磨盘底下爬了出来。她在李木升的面前慌乱无措地扑打着身上头上的土末儿。她的个头不低呢。李木升心里想。

风呼呼吼着，在石磨这儿打个旋儿，卷过来柴草沙土直扑人的脸。羊儿们挤在人的腿脚间。李木升愣了好一会儿才问那女人：“你，你找谁？”

女人不搭话。女人低着头，依然是浑身颤抖不停。

这个女人是冻坏了。李木升想。她不说话，莫非是个哑巴？李木升捏一把冻得发麻的鼻头，把清鼻涕甩在脚下。李木升用手掌揩抹着鼻子，这才赶忙上前去开门。李木升一边开门一边回过头又问那个女人：“你咋不说话？你，你们是谁家么？噢？我问你你咋不说话？”

门扣儿哗啦一声就开了。李木升推开窑屋门，就立在门边，对女人说：“你，你先进屋里吧，外头冷得很。”

羊儿们簇拥着挤进屋门。

女人先是迟疑着，后来也随着那几只羊儿走进了窑屋。

李木升跳上炕，点亮炕头搁着的油灯。那是一只鸡蛋壳，清油里浸的是一根棉花捻儿。蛋壳儿油灯只照出炕跟前的一团光亮，羊儿们躲在屋角的暗处。

女人没有取下头上的包布。她木呆呆站着，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地面。

点亮了灯，李木升就忙忙地抱柴填炕，烧火煮饭。女人迟疑着，她突然夺过李木升手里的火棍儿蹲在了炕洞前，点火烧炕。

一缕暗蓝的青烟由炕脚那儿袅袅飘忽升起。那烟气带着一股好闻的柴草芳香。那是一种谷物干透烤熟了的香味。那成熟的烧烤谷物的香味儿立时就在整个窑屋里弥漫开来。

是一种温暖恬适的家的滋味儿。火光熠熠闪烁，将暗黑映出一团又一团猩红的明亮。李木升那时候突然间感到有些害怕：“啊呀，这……这是咋回事呢？”李木升不安地想。李木升就在暗处偷偷地看那个女人：她将头上裹着的破布解下了。她的头发乱如枯草，灰蓬蓬满是土尘。炕洞口映出的火光里她看上去安详宁静。烟熏得黑乎乎的土墙上映出她巨大怪异的影子。

“你——你们是谁家？”

李木升忍不住又问。李木升端上两大碗热辣辣的揪面片儿，搁一碗在那个女人面前。李木升捧起大碗催促她：“吃，快吃吧。”

那个女人抬头看着李木升，氤氲的揪面片的热气中，女人瘦削的脸上也是粗糙黧黑。额头那儿满是愁苦的皱纹。是的，这个女人看上去年纪也不轻了。

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说起那天的事情李木升的神情依然惊愕不已。

“吃，快吃。锅里还有，我煮得多。吃完了饭，我送你，送你走。”李木升说着，埋下头去呼噜呼噜吞吃碗里的饭。

“你，你就是放羊的李木升？”女人在那时突然就说话了。

让李木升感到惊异的是女人那明显的外乡人的口音。

李木升急忙吞下一口热汤面。李木升奇怪地问那个女人：“你，你咋知道我？”